

——与得不到的恋人之间，十部情书

爱欲修道院

李欣频

Love Convent

李欣频爱情畅想系列·之三

爱欲修道院

——与得不到的恋人之间，十部情书

文案天后李欣频首部爱情小说，她创作至今最满意的作品

李欣频 著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09-107

《爱欲修道院——与得不到的恋人之间，十部情书》繁体中文版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爱欲修道院——与得不到的恋人之间，十部情书，李欣频著，2002年2月，初版

简体中文版由李欣频授权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爱欲修道院——与得不到的恋人之间，十部情书，李欣频著，2010年1月，初版，未经授权，不得以其他形式使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欲修道院——与得不到的恋人之间，十部情书/李欣频著. —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1

（李欣频最美文字·爱情系列）

ISBN 978-7-80763-428-7

I. 爱… II. 李…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6470号

AIYU XIUDAOYUAN——YU DEBUDAO DE LIANREN ZHILIAN, SHIBU QINGSHU
爱欲修道院——与得不到的恋人之间，十部情书

作 者：李欣频

责任编辑：陈恒达 蒋 伟

封面设计：朱 镔

责任校对：田 芳 曾高兴

责任审读：梁式明

版式设计：灵 点

责任印制：韦文印

出版人：何 醒

社 址：广西南宁市东葛路66号

电 话：010-85893724（北京）

传 真：010-85894367（北京）

网 址：<http://www.gxkjs.com>

出版发行：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邮政编码：530022

0771-5845660（南宁）

0771-5878485（南宁）

在线阅读：<http://www.gxkjs.com>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地 址：北京市通州区北苑南路16号

开 本：880mm×1240mm

字 数：150千字

版 次：2010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763-428-7/G·121

定 价：25.00元

邮政编码：101149

1/32

印 张：5.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010-85893722 85893724 团购电话：010-85808860-801 85808860-802

逃不开的修行与诏告

读李欣频写爱情，总像是手被烫伤后立刻浸泡到冷水里，虽然解了一时的疼痛，但冰冷的水却会让自己起寒颤。而手上的水泡无法碰触地留在皮肤的表面，留下模糊的疤痕，等待时间累积新皮肤的出现。

在《爱欲修道院》里她写：“你的离开对我或许是一种放生。”放生原是善的行为，但这样的善意却成了爱的大痛。李欣频在我心里一直是一个极懂得疼痛的人，因为她能细致分析那些疼痛，所以总让我在读的时候，每每感觉她的文字是那么理性却又对自己极端残忍。

但残忍原就是爱的本质。

李欣频以她对文字的精巧来细看爱的残忍与残暴，然后再用最轻巧的方式书写。她的轻与重完全取决于阅读者的爱情结构。而在爱情中近乎残疾的我，是每每读得身心欲裂。

读《恋爱诏书》，又能看见文字在她手里几乎是她身体的某个器官，她完全可以毫无障碍地使用。她的文字轻盈而有分量，总在极苦极乐间徘徊，有时会让你频频微笑却是很哀伤的字句，有时会让你反复沉思甚至必须大声朗读，才能知道那些字的组合所带给你情绪的震撼。

而她驾驭文字的能力，真像是一个孩子珍爱着手中最精致最复杂的组合玩具细巧得让人叹为观止。

她对爱的入世像一个精神病患者般吃语不断，但她对爱的书写的出世又让她成为爱中的僧者。

而我辈在爱的入世与出世之间载浮载沉，在埋藏爱的修道院与宣告爱的下诏书之间，注定了成为追随她的读者。与她的文字共舞，并且照见自己极深的爱欲，永无天日，欢喜且悲伤。

读李欣频，读自己的爱欲，读懂李欣频，都是爱欲极深的女子，别逃避。

目 录

推荐序一 爱情私语里自有一座永恒的圣殿 / 008

推荐序二 情书·备忘录 / 010

原 自 序 爱的《罪与罚》 / 014

致内地读者 此生最爱 / 016

第一部 初识与确认 / 017

- ◎ 透过湖、透过镜子、透过我的直观看到你的名字，或是透过你的眼神看到我自己。
- ◎ 和你在同一个空间呼吸电影，目移着字幕对白。
- ◎ 除非你来上香除非你来求签求神谕，否则你一辈子也不知道我这么爱你。

第二部 梦境与幻觉 / 025

- ◎ 空气有药味，女巫在作法。我很高兴我在这里。
- ◎ 我们可以在电脑前打字，跟着Arthur Rubinstein的巴赫钢琴声，敲出有配乐的剧情。

第三部 认真与交手 / 037

- ◎ 我尽情地以艰涩隐晦的短句复兴五四时代徐志摩短如诗浓如酒的爱情极短篇，你回我口语般简易会话式的问候。我们中英文相通犹如异国恋情。
- ◎ 我似乎对你太快产生信仰。就快要肇事。

第四部 交心与依恋 / 045

- ◎ 我在车内接手你大包小包甜蜜的负荷。恋爱就是这么简单，拿好你交给我的东西。
- ◎ 房子近水所以很阴，让我不自主地在植物边虚弱地喘息，命若游丝。我跟你的距离比河的两岸还远。

第五部 恨与着魔 / 051

- ◎ 张爱玲时代的倾城之恋已崩解，流言却还在网络上日夜流转。
- ◎ Adam Phillips在《调情》中说过：以施虐狂的角度来看，调情是让自己轻轻地暴露在坦塔罗斯式那种吊人胃口的兴奋，某种形式的折磨那种渴望当中，可以说是一种令人精神亢奋的折磨。

第六部 命与痛处 / 089

- ◎ 阴阳爻算出64卦384爻，十个字左右的爻辞就能把我在爱情的
万般心念万种演化，以再简单不过的自然现象提示我，比喻你。
- ◎ 难怪老子说：“甚爱必大费。”我很疲惫。都是你。

第七部 病与清醒 / 103

- ◎ 疾病，是两种不同的生物在做爱。
- ◎ 爱得越痛苦就越接近宗教，我们都是受过伤然后大彻大悟的信
徒，只是不该再对彼此信仰了。

第八部 书写与放弃 / 119

- ◎ 你从此只能远观而不可亵玩，你将只能继续听我说。就像奥古
斯都明令男女依不同方向放逐，像艾伯拉与哀绿绮思的各自修
行殉道。
- ◎ 套用电影《情事》的话：“总有一天你会老、会病、会死，都
不会再有人像我这样爱你，然后你会孤独地死去，这辈子再也
没有机会去爱了。”

第九部 修炼与逃离 / 143

- ◎ 有你在世上就好，永远的风景不灭，我可以仰望而愉悦，不必独占你。
- ◎ 如果是我先离世，请为我放Albinoni的Amore Perduto，那是我无论人在威尼斯的河畔，或是在台北夜市的小巷中，一听到就直击心底、低悲撕裂。

第十部 神话与创造 / 159

- ◎ 我已定朝夕，你来定时刻。我已定方圆，你来定度量衡。我已画图腾信仰，请你定人间律法。我已安排天雷地动，各地方言由你来传述。我已开天辟地，请你定百官体系。请你找史巫收集我和我的神话、传说、野史轶事，请按时纪事，让他们从我们开始写历史。

后记一 写给你的最后一封信 / 163

后记二 写在情书之后 / 165

后记三 写在《爱欲修道院》之后 / 167

后记四 好友来信 / 173

推荐序一

爱情私语里自有一座永恒的圣殿

蔡诗萍（台湾地区名嘴、知名学者作家、《联合晚报》总主笔）

我按着鼠标，像前人一字圈点一字那样，读着你的情书。

我不知道你写给谁。

这是窥探的意识作祟吧，使得我们阅读他人的情书时，充满了激动与惊异。他为什么这样对待她？她为什么始终看不清真相呢？她跟他的关系原来早在这些满纸心酸与苦涩中，早就预埋了线索。啊，我们多么幸运，扮演了裁判，丝毫不放过两人感情账册上点点滴滴的计较。

我们也是不幸的。当多了裁判，就渐渐模糊了当演员的乐趣。爱情世界，裁判永远在场边，声音再大，姿势再美，对不起，都不是主角。要当爱情主角，就要冒苦痛、挫败、犹疑的风险，唯有经历这些探险，恋人才能如春蚕吐丝，无限旖旎，吐出爱情私语，来构筑世人连绵不绝的仰望城堡。

读你的情书，我再次陷落意识的底层，飘忽一夜。

多么伤感呀，我们注定要在恋情不再的隐喻下，春蚕吐丝而后饱满隐去，隐入这辈子的终结，等待下辈子的轮回。

我明白你“写给得不到的恋人”的这系列文字。它们在游标浮动下，刺痛了我的双眼，像那些甜蜜过往，刺痛你一一记下的灵魂一般。我不肯停下来，读一颗颤抖的魂魄，不专注是很不道德的。就像你不肯停下按键，执意要在书稿中重温爱恋一样，遗忘以前先紧紧记住，先再次刺伤流血，而后默默遗忘。

为什么我们总要对一位不存在的恋人，才能呕心沥血地诉说心曲？这是爱情吊诡之处。得到的，只能生活；失去的，才能想念。爱情私语款款深情，但经不起“不承诺”的粗暴。爱情私语也几乎不能对话，对话期待回应，回应不明确不具体，就了无意义。爱情私语最动听者，莫过于夜莺啼唱，唱给有心人听，却不求有心人非得回报不可。不求回报，让一个人的爱情私语，感天动地，夜惊鬼神。

我按着鼠标，滑进你搭起的私语殿堂，我仰望曾经恢弘的柱宇，抚拭上面浮雕的花饰，甚至蹲下来，在衰败倾颓的走道上捡拾仿佛你们一手推倒的砖瓦。我静静读着，电脑标准字体，掩饰了你在书写它们时流动的情绪。这样很好，真的，恋人私语不需要说给那些一心揣摩你秘密的人听，也不需要那些试着想安抚你的人伸出的臂膀。你要的人，是能在文字的点滴工程间，读出你准备遗忘，准备把记忆刻在心底而后若无其事继续活下去的那些人。他们才能走进你的私语殿堂，懂得遗忘前夕必要的回顾。

我该怎么歌颂你的私语呢，那里洋溢着“光与热”，我想到了，我在《你给我天堂也给我地狱》里这样说：“有光有热的爱情，足可支撑生命的荒芜，生活的贫乏。我们百思不得其解恋人的愚蠢，那是我们站在外边，自以为理性地分析了光的要素、热的成分，然后像导师一样去评断恋人的情绪，却终究触摸不到光贴近心灵的轻柔，热温暖灵魂的感动。在坚毅的恋人面前，我们最好闭嘴，除非我们能感受那光，与热。”

我抬起头，前方那座矗立的殿堂大门前，“爱欲修道院”的苍劲题字，在夕阳下，熠熠生辉。每个隐世的传奇，都饱含了爱。

推荐序二

情书·备忘录

胡锦涛（台湾地区“国立政治大学”英国语文学系副教授）

在当代中文书信体小说中，李欣频所著的《爱欲修道院》（2002）是第九本独白式的单音（monophonic）书信体小说。

继七等生《谭郎的书信》（1985）、李昂《一封未寄的情书》（1986）、杨青矗《给台湾的情书》（1986）、陈辉龙《不婚夫妇爱恋情事》（1990）、杨照《天堂书简》（1994）、李黎《浮世书简》（1994）、徐台英《给恩英修女的六封书信》（1995）与李欧梵《范柳原忏悔录》（1998）之后，《爱欲修道院》在形式上与前八本独白式的单音书信体小说相同，都只有一个书信作者在独自发言，对方的回信在书中完全付之阙如。

就书信本质而言，单音书信体小说是违反书信契约的，是一种矛盾。因为所有的书信往来都是以交换为原则，研究书信叙事的学者艾特曼（Janet Altman）以“书信契约”解释这个交换原则说：“书信叙事与日记叙事的区别在于交换的欲望。在书信叙事中，信件的读者（收信人）被要求以书信对来信做一种回应，他/她的回信因此对书信叙事有贡献，成为叙事整体的一部分……这就是书信契约——要求某个特定的读者对自己所寄发的信息有所回应。”当书信作者在写信时，他/她一方面在履行书信契约，另一方面也在使收信人成为立书信契约的另一个契约人，因为作为收信人的读者在回信时转而成为寄信人的作者。

在内容上，《爱欲修道院》则独树一帜，自觉地面对单音书信体小说的这种书信矛盾。在第一章《初识与确认》中，《爱欲修道院》就开宗明义地首先点明书信作者的独语是以一种“诡异的方式”来“透过你的眼神看到我自己”。“你”是“我永远说话的对象”。正如巴克定（Mikhail M. Bakhtin，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的《对话论》（Dialogism）所指出，独语实即为变相的对话，书信作者“我”的独语其实就是

他与“你”之间的“虚拟对话”，而书信的对话形式在先决条件上满足了这种需求：“我来不及抓稳自己所以我抓着你……然后我居然开始依赖你的信”“我得有个对象进行如自言自语般的说话仪式”。

而为什么“我”与“你”不在现实生活中对话？这是因为“我们”在现实中的相处“很难自在”，又因为透过想象所写就的情书比较接近真实，比较接近内心的灵魂：“我不忍让生活中的言不及义随便填补我们好不容易挖开的灵魂出口，更何况见面。那都是皮相。在心中的、看不到的感觉才是真的”。舍弃口语而就文字，在有别于“真实世界”的“网络空间”（cyberspace）中，信件书写的“连接”塑造了“我”的时间空间以及她与“你”的沟通模式：“在没有电脑的期间、等公车的空档，餐厅里、旅途中、地铁上，我都对着手机边走边写情书，仿佛卿卿如晤24小时招供般地在发信息给你”。

“我”如此依靠信件来抒发自己对“你”的感情，使得她的（书信）爱情成为一种“书写效果”（writing effect）：“我却是一直耗尽心神地写书给你……你有我这个作家情人，你是我的原生读者”“即使你根本不在，我还在为你死命守贞着你建构的真空世界”。

她的情书成为一种文字建构的“产品”（production），远大于反映两人之间真实关系的“再现”（representation）：“我把你给我的信加上我的虚拟对话变成自我取阅的情节”。而全书十部情书再三不断引用诸多电影、文学、音乐来比喻当下所处的情境，更证明了她/他之间的（书信）的交互指涉过程中已然极度“文本化”（textualized）：“我看到电影《古巴等公交车》中……《英国病人》里……我和你之间可以避开生活的腐败直接进入电影般的精彩，因为脑中已有太多的剧情、对

白、场景可以借用参考，模拟交手”；“你”成为“我”写作创造的“新隐喻”。作为现实世界中的“真实读者”（real reader），我们不要忘了我们认识到书信作者“我”把“我和你的关系当成电影《时光倒流七十年》在进行”的这个文本化的现象，是“我”刻意告诉读者（包括书中的“你”）的，而不是读者在阅读后自行分析、归纳出来的结论。

在书写十部情书的整个过程中，“我”都一直保持着这种高度自觉，一直不断回顾、省思自己的信件书写行为（the act of letter writing）本身：“我不知道这样的信我能写多久……我还要继续吗？”“如今我已无法书写其他主题的文字，我只能写爱情”。当“我”越写越发不可收拾之时，当“我”的自觉在以文字陈述、整理、解析自己的感情而渐渐达到清晰透明的境地之时，发现“原来我和自己在恋爱”是一个逻辑的必然。正如《葡萄牙修女的情书》（Letters of a Portuguese Nun）中的书信作者玛丽安娜称呼她的收信对象为“我的爱”（而不是“我的爱人”）一样，《爱欲修道院》中的“我”所爱恋的对象“你”其实就是自己，“你”是“我”的心灵所投射的影像，而十部情书的“唯一的读者”只是自己。“我”与“你”之间、“自我”（the self）与“他我”（the other）之间的界线模糊消逝，正如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明信片：从苏格拉底到佛洛伊德及其之外》（The Post Card: From Socrates to Freud and Beyond, 1987）中所写到：“当我称你为我的爱时，我的爱，我是在呼唤你或我的爱？你，我的爱……与我倾谈的是你吗？”

《爱欲修道院》至此已经完成正反两层辨证：从辩解书信作者“我”的独语为“我”与“你”的对话，到发现对话终究只是虚拟的个人独白。这些转折变化又与十项爱情修炼功课（十部情书）并行渐进，每一部情书都代表一种情境、一个阶段、一部恋爱与书写情书的备忘录。

在《第十部：神话与创造》与《写给你的最后一封信》之后，多变的书信作者仍恋恋不舍地再写一封《写在情书之后》，当读者感觉书信作者的情书绵绵不绝之时，却发现“我”企图更进一步瓦解全书的书写行为、出版事实：“一个连书信对象都不确定，到后来连对象根本就消失的情书，书写的热情还正炽烈地烧高温不降，但情书还成立吗？这本书还需要出版吗？”当然，这样的疑问纯粹只是修辞。因为当读者读到这些疑问字句时，这本私密的情书必然已经公开，已经出版，读者意见“自行招领”这本“寄信人不详”的情书。

这是第一本中文后设情书小说，一本关于情书的情书，一本情书备忘录。

原自序

爱的《罪与罚》

李欣频

日本作家北川透的《罪与罚》文集中，列出一条书写罪：“毫无理由的书写者先断一手……被切断一只手后还写的，再切断另一只手。这样还继续写的，挖掉眼睛；如此还不死心继续写的，割掉耳朵。还写，就切掉双脚。依然不停止者，嘴巴里塞泥土。仍然书写者，剁碎身体。还要写的，烧成灰。还是不死心，就让他写，写个不停，当永远的书写机器，一直到太阳不再升起为止。”^①

爱情的精神虐待刺激了病态的书写欲，像萨德无人能挡地用酒用血用排泄物写满身体衣裤床单与墙壁，像美国知名广告文案Ed Mc Cabe，灵感一来就在地铁趁旁边老妇人不注意时，撕她的购物袋一角来写，或是用树枝用石块在人行道地板上写，或是在湿答答的鸡尾酒会餐巾上写，或是在厕所的墙壁上写，或是在路人的衣服上写，或是在情人的皮肤上写……我的确犯了对书写无可救药的瘾，我连穿睡衣，胸前一定还是挂着一支笔。如果忘了带笔而无人可借，我会用口红、眉笔或是用指甲在纸上刮字以记下思绪的源源不绝；如果不让我写，我会很焦虑。

写到四肢全无，只留下一座《爱欲修道院》。

这是我出书以来，最深沉，也是最剖析灵魂的文本。整整书写一整年，修改一整年，写到要排版前的最后一刻，还一直不肯将它定稿交出去，总觉得还有什么话没说，还有事没交代。我不知道是因为我把《爱欲修道院》当成告别旧自己的离情书，还是当成我的遗作般慎重，笔一直不肯停也就很难截稿出版，十分不舍放手。

①林永福翻译。

就如同我在文中所说，我人际很少，牵连很深，每次分手都像生离死别，害怕再也见不到面。虽然我笃信前世今生轮回，但我还要等多少回漫漫生死之际，才能等到彼此的转世？

一年来断断续续的书写，我在整理书信札记文件期间只听“Circles of Life”，一卷生命轮回的音乐，我以repeat的轮回方式播出，然后写着我的轮回、我情绪的重蹈覆辙。这是我在此刻最重要的书写。在历经许多创作的千回百转、抱未愈的病在充满炖中药味的房子里，心疼地看着过去伤痕累累的自己，然后冷眼冷静地刮骨呈现种种文字证据的触目惊心，情绪一再被勾起崩溃但终将冷酷地写出来以彻底断念。我必须真心谢谢自己如此认真不懈的无悔创作，也对不起我日夜在电脑前高度耗损的年轻与身灵。

《爱欲修道院》已落成，近八万的文字规模，让爱情孤恋的负债，变成蔓延书市的思念资产，然后我将离走。我要先警告，它很重，很深，很黏腻，是不太可口的爱情。我对美术编辑说：我要一本极简的图文书。我的爱欲文字很华丽，所以我需要一张干净有质地的纸来承载它。

我不希望读的人孤独，我要你们进入《爱欲修道院》时都能有个心领神会的爱人在身边，轻声地议论着里面的细节种种就好。

李欣频 于2001.12.31

致内地读者

此生最爱

李欣频

这本原于2002年2月在台湾出版的《爱欲修道院》，隔了七年终于有机会到内地出版。这是一本我至今最挚爱，也是书写时间最长的一本书，以真挚的情书体建构的这部小说，算是我的第一次尝试。

自2002年至今，我的人生已经变化非常多，当初小说里那位我暗恋的男子，我也已经不复记忆，他的真实细节早已被我的情节想象涂抹掉了，只留下这本没有主角但有浓烈情爱的文字殿堂。

《爱欲修道院》是我收到最多读者来信的一本，但因为原作者已经走出文本，换了新的灵魂样貌过全新的生活，徒留读者与文本独自对话。

目前自己正在书写第二本长篇小说，文字规模与剧情将远远大过这部《爱欲修道院》。每隔七年写一本小说的进度，算是高速运转多轨道的我，最珍重细琢的一个创作项目，终极是要将这些故事搬上大屏幕，这就是此生最大的心愿。